



清清黄河水 流过我家乡

◎李守亭

行走齐鲁大地,我曾数次途经黄河下游山东段,向车窗外远道而来的黄河水投去深情的一瞥。行色匆匆间一闪而过,就像与大街上的你擦肩,来不及看清那历经沧桑的容颜。

携泥带沙而来的黄河,本不流经我的家乡寿光,但因一项工程,引得清清黄河水流过我的家乡,灌溉了这里的沃土,也润泽了父老乡亲们的心田。

这便是引黄济青工程,山东境内将黄河水引向青岛的跨流域、远距离大型调水工程,国家“七五”期间重点工程,途经滨州、东营、潍坊、青岛等市和广饶、寿光、寒亭、昌邑、高密、平度等县(市、区)。工程自黄河下游的滨州市博兴县打渔张引黄闸引取黄河水,向东南流经的第一个泵站便是寿光宋庄泵站,离我老家王高村仅5公里。

宋庄泵站在整个山东调水系统13级泵站中,属于输水任务最繁重,累计过水量最大的一级泵站。多少次路过宋庄泵站,跨过引黄济青干渠,看过安静流淌的黄河水,见过沿渠农民引水灌溉“干渴”的庄稼,也感受过输水河两岸“绿色通道”的浓浓绿意和习习凉风,只是感受不到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磅礴、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豪迈。当初有过疑问:干渠里欢快流淌的黄河水,为什么沙少变清,不再那么浑黄了呢?原来,渠首打渔张的沉沙渠和沉沙池留住泥沙,送走清水。

打渔张工程开发前,黄河三角洲土地严重盐碱化,农业广种薄收。1956年春,国家一纸批文如春雷乍响,打渔张引黄灌溉工程拉开帷幕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,也是山东省开发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引黄灌溉工程,先后从山东各地调集25万名建设者,克服重重困难,于当年年底通水。后来分别扩建第二、第三座引黄闸,形成“三闸并立齐飞潮,引水东去共听涛”的景观,象征不同历史阶段的治黄成就。打渔张灌区引黄闸这颗“引黄明珠”,2025年入选首批黄河水利遗产名录,成为黄河三角洲上永不落幕的治黄史诗。

饮水思源,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可亲可



△引黄济青寿光段干渠及宋庄泵站鸟瞰图(资料图片)。

敬的工程建设者,其中不乏潍坊人的身影。寿光市市场监管局一级主办郑德森动情地讲述,上世纪50年代,他的姥爷是寿光的一名乡干部,当年带领群众到博兴,参与了打渔张工程大会战。他们以工地为家,夜以继日,攻坚克难。盐碱、苦卤、潮湿、蚊虫,皸裂的手掌,腰间的膏药,柳条筐在黝黑的肩头压成月牙,独轮车在淤泥里犁出深沟……这是当时艰苦条件和激情奋战的生动写照。他们特别能吃苦,特别能战斗,凭着改天换地、造福人民的坚定信念,一直坚持到胜利竣工。开闸放水那天,他们目睹了第一股黄河水自打渔张引黄闸口奔涌而出,流向广袤的平原。

而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引黄济青工程,将从打渔张引黄闸引来的黄河水引向我的家乡,引入胶东,经王藕泵站、亭口泵站、棘洪滩水库及输水管道等,最终到达青岛。一渠活水润万家,原先排长龙打水工和工厂因缺水而停工的困境一去不复返了。引黄济青工程也被誉为“黄金之渠”。

据了解,引黄济青工程帮助广北、寿

北、潍北等地区85万人摆脱了饮用苦咸水、高氟水的历史,为工程沿线提供农业用水,促进了粮食增产,有力保证了饮水安全和粮食安全。工程还促进了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,压制了潍坊北部等地的咸水南侵,极大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。

家乡并不靠近黄河,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接受了母亲河的馈赠,拥抱了河水变清的柔情。黄河在上、中游接纳了众多支流,在下游以这样一种宽广博爱的胸怀反哺大地,润泽了家乡的一草一木,流淌进父老乡亲的血脉。

流年似水,时光飞逝,而发生在渠水两岸的动人故事,建设者百折不挠的精神,永远不会随水而逝。

青州桂花盆景艺术



△桂花盆景(资料图片)。

青州属九州之一,其桂花的引进、栽培时间较早。桂花原产自南方,原生种很难适应江北地带的生长环境,故园艺师长期寻觅优良砧木作为嫁接用。经明代衡王府多年实践,结合对植物习性等的深入研究,确定秦岭以东山东半岛内陆黄河流域一带野生的流苏为砧木最佳。流苏与桂花同科,亲和力强,生长健壮,抗逆力强,寿命长,资源丰富,它与桂花嫁接形成的根冠共生体各自保持原有的个性,缩短了桂花的栽培时间,延长了观赏周期。在长期的培植过程中,青州园艺师对桂花的栽培、嫁接、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使之易于观赏、培植。

桂花栽培需要以下工具:开枝钳、枝剪、切根钳、剥皮刀、整枝器、铝线、拉丝刀、断线钳、刻刀、操作台、转盘、手锯、挑刀等。

青州桂花的栽培有扦插、播种、压条、嫁接等方法,在青州以嫁接(移株靠接)为主。其主要步骤为:

1.选定接口。根据造型需要定接口,锯平刻槽,接头削成三角形,刻槽深度要与接头紧密结合,注意形成层一定要对合。接头应选取健壮成熟母树粗壮枝。

2.缚紧接口。接头嵌入砧木刻槽,立即进行捆绑,使之紧密。捆绑是为接头与砧木密合,同时防止接口干燥或雨水浸入。捆绑材料以塑胶带为好,因塑胶带有一定延伸率,日后可随着接口生长膨大而稍行伸长且密封性好,也可用麻绳捆绑,用蜡封皮。解绑时间要看长势来定。也可采用芽接、土接等方法。移株靠接在春天树木流动后的生长季节均可。

3.接定接口。根据造型的需要,形成怎样的冠根共生体,关系着今后盆景形式。接口部位是否容易产生愈伤组织,是否接受砧木植株的营养,以及接合接活后的长势等,都是关键影响因素。老桩虽可自由选定接口,但也要尽量定在侧枝或顶枝上,尤以顶枝为最好。

(据《潍坊文化遗产·非物质文化遗产卷》)

文物会说话

东坡密州“石头记”

◎崔斌

“无才可去补苍天,枉入红尘若许年。”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大石,曾经被冷落弃置,在人间经历了一番后,这块顽石身前和身后的故事却被流传开来,成就了千古经典《石头记》。而在古密州的土地上,也有这么一块奇石,历经轮回流转,带着一身的传奇,落户在诸城博物馆的展厅里。

诸城博物馆陈列的这一方砚洗,砚池形似半圆,是苏轼在密州(今诸城)为官时于辖地安丘所得。砚洗正面横刻行书“半潭秋月”四字,左侧竖刻“眉山苏轼”。背面弧形立面上刻隶书跋文,据专家考证,砚洗正面所书“半潭秋月”与“眉山苏轼”,行笔浑厚,潇洒豪放,当出自苏轼之手。

关于这块奇石多舛的命运、传奇的往事,坊间多有传说。如同《清明上河图》《富春山居图》一样,许多珍贵文物的诞生和流转到往往充满变数,起伏跌宕,给世间人多了不少谈资。那一般无二的就是:偶然和巧合太多了。

北宋熙宁七年(1074年),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得以晋升。北宋时州府升迁事项,若是本人接受所去之处是从高往低,朝廷会优先考虑个人意见。当年苏辙在山东齐州(今济南)任掌书记,为了跟兄弟近一些,苏轼极力请求到山东任职,终如愿以偿来到密州任职。

在密州的辖地安丘出过一位西汉大隐——盖公,潜心黄老之学。据说这位先贤长眠于山间,此山因而得名盖公山。苏轼一来拜谒,来到了盖公山。盖公的墓冢无存,他们来到盖公祠故址,荒草颓墙,一片凄凉。感怀之余,苏轼当即决定在故址重建盖公堂。一些缘分就是这样的,在建堂挖地基时,工匠发现了一块“宝石”,整体呈淡绿色,一面平整,一面弧状。

苏轼听闻工地挖出了“宝石”,很感兴趣,当即令运至官邸。经研究后,决定把它做成砚洗。苏轼还写了跋文,记载在砚洗弧状的那一面;平整的一面,苏轼依据砚池的状态,以自己擅长的行书横题“半潭秋月”,并在左侧用小字竖写了“眉山苏轼”。

跋文是这样写的:熙宁七年,余来守密,见此石于盖公堂故址西偏,埋没尘埃中,已作蔽踪弃矣。余喜其质温润,稍为琢磨,改作砚洗,亦可不为次之擢。东坡又题,邑人刘庭式隶并镌。

砚洗是文人用具,用来清除砚台残留墨渍。古代文人曰:宁可三日不沐面,不可一日不洗砚。这砚洗,应当是久经苏轼之手的一件传世之物。



“半潭秋月”砚洗(宋)

△“半潭秋月”砚洗(资料图片)。

苏轼得成此砚洗,离不开一个人,就是这题跋最后提到的“刘庭式”。刘庭式时任密州通判,和苏轼是工作搭档的关系。

刘庭式熟悉当地的艺人艺事,他主动承揽了送原石找工匠加工事宜。工匠依据苏轼的创意,将中间砚池挖成后送回。

熙宁九年(1076年),苏轼离开密州。“半潭秋月”后来就销声匿迹了。到了民国战乱年月,苏轼当年主持重建的盖公堂也被夷为平地。“半潭秋月”只在老人们的闲谈里了。

后来失而复得的过程扑朔迷离,充满了戏剧性。

上世纪80年代,诸城皇华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到农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,有个村干部反映,村里一位姓丁的农户有个刻着字的猪食槽子。工作人员来到丁家,发现了半截喂猪用的食槽,上面刻有“眉山苏轼”。工作人员顿时眼前一亮,初步判断这是苏轼用过

的东西。经询问,“食槽”原来是完整的,几年前村庄搬迁,丁家为这个“食槽”与邻居发生争执,一位扛着大锤的村民路过,大声说:“别吵吵了,我给你们分开!”说罢,一锤下去,“食槽”成了两半。丁家人领着工作人员去找到那一户人家,找到了“食槽”的另一半。把两半拼对,衔接自然,失传多年的“半潭秋月”又出现了!两户村民听说是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,同意无偿捐赠。

人们把砚洗的流传更多地归功于丁氏文脉的传承绵延。

寻踪的目光聚焦在皇华镇的丁家。询问丁家人砚洗的来源,丁家声称是祖传。丁家本为诸城五大名门望族之一,明清初出了一位著名文人丁耀亢,为清初“诸城十老”之首。丁耀亢曾移居诸城超然台附近。据推测,以丁耀亢为代表的丁氏文人在超然台附近居住时发现和收藏了砚洗。

遥想当年:北宋的一个月夜,苏轼在砚

洗中倒满水,远望半圆的水面就像是泛着清辉的月亮。而走近砚池,此时明月高挂,砚池里显现出月的倒影,如此清凉,如此通透。这块来自盖公堂的石头,让他想起了盖公。在西汉,盖公就道出“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”。齐相曹参深以为是,以此方略治理齐国,使齐国社会安定。苏轼追慕盖公,将其治国思想引为镜鉴,并躬身践行。

苏轼在密州任上,适逢灾年,苏轼和刘庭式关心民众疾苦,勤政爱民,率吏民抗击旱灾、蝗灾和盗灾,政绩卓越,深得民心。苏轼和刘庭式同甘共苦,二人还经常结伴沿着古城废墟,寻找杞菊充饥。那清亮的月光,像是他们清苦的日子,虽然苦,却是干干净净的。

据记载,苏轼十二岁的时候,在自己住处旁边的空地上挖到一块奇特的石头,石头像鱼的皮肤一样温润光洁,浅碧色;石头内外都布满斑点,敲击它,有脆响。苏轼试着把

它做成砚台,发现它非常发墨。苏轼的父亲苏洵说:“这是一方天然的砚台啊。它具备砚台的本质德行,只是在外形上不够完备罢了。”苏轼十分珍爱这块砚,一直用它来写字。由此看出,苏轼更在乎砚台的内里,而不是面相。

苏轼来密州后,发现密州多优质奇石,这些石头质地温润如玉,有红、黄、白等色,纹理如同人手指上的螺纹,精致得连工匠绘画都难以企及。当时水边常有孩童摸到这类石头,苏轼就用饼饵换取,很快收集了298枚,大小各异,后来他还在密州城南得到两块质地、纹理俱佳的奇石,称其为“稀世之宝”,放置于盖公堂。

在盖公堂,苏轼发现的是一块“丑石”,说它“丑”,是因为它的面貌不为前人看好,所以被丢弃不用。而在苏轼眼里,这却是一块好石,形不足而有玉德,它温润。

基于对石的鉴赏,苏轼提出了一个“奇谈”,将“丑”作为奇石审美核心,道出奇石千姿百态的美感来源,这一美学理念也被后世文人不断阐发。

苏轼对于艺术的阐述多有超乎常人之处。

苏轼论画重神而不重形似,追求萧散简远的艺术境界。他曾经有诗: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,定非知诗人。”苏轼的观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,有人认为东坡之诗说得并不全面,其实他们未理解苏轼的实质。

苏轼的本意是:作画、写诗都要讲究抒发主体的情思意绪,不要计较于形似,死扣题目,观画观诗就应以意为主。“余喜其质温润,稍为琢磨,改作砚洗,亦可不为次之擢。”苏轼对于一块弃石,仍能发现其温润的本质,正是读懂了石头,看清了它的风格。

东坡美学的另一观点是“枯淡”,他认为人们推崇“枯淡”风格的可贵,是说这类诗外表质朴干枯,内里却丰沛醇厚,看似平淡无奇,实则意蕴优美——陶渊明、柳宗元这类人就属于这种情况。如果一首诗从里到外都是干枯平淡,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?

“半潭秋月”,也许隐语便是“花未全开月半圆”,人间哪得都如意,凡事只求半称心……

这就是苏东坡在艺术上的主张,它渗透于诗书画印、文房砚墨之中,尽显他狂放天真的本色。

这部“石头记”,独属于苏轼和他曾经主政生活过的密州。